

人世还是归隐

——从生命的视域看周敦颐诗歌中的困境

董甲河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 周敦颐在诗歌中显露了他的两难之境。他一方面在现世积极进取,安顿众民的生命,虽然做出许多惊世之事,却受到诸多限制,并因现世的名利追求让他深感失望,透露了一位儒士的生命悲情;另一方面逃离现世,放下世俗的烦恼,回归自然,游山玩水,观赏道教圣地,多次显露归隐之意,追求个体的生命解脱。他一直在入世与归隐之间纠结,并用诗歌抒发个体生命的悲情。

[关键词] 周敦颐;自然;归隐;生命悲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5-0082-05

周敦颐,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1]482} 在宋代新儒家中,周敦颐以重振儒家心性之学成为一代道学宗主。按照儒家传统,心性之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换言之,就是生命之学,关乎个体生命的解脱及对其他个体生命的教化。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2]9937} 学界一般过多关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儒家生命之学来看,却往往忽失了周敦颐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周敦颐一生志于学圣,通过体认天地之大道,以期冀在现世中安顿每个个体的生命。虽然在《太极图说》、《通书》等哲学著作中,周敦颐描绘出了理想模式,然而,理论必须落实于实践,从周敦颐的诗歌中可以探究他的内心世界或生命世界。他一方面以儒士的身份积极进取,不仅变化自己的气质,提升生命的境界,而且安顿众民的生命。在这过程中,虽然在任上做出许多惊世之事,但现世中名利风气,让他深感失望,透露出一位儒士的生命悲情;另一方面因厌恶官场的名利追求,逃离现世,回到大自然,游山玩水,观赏道教圣

地,暂时放下现世的烦恼,净化身心。周敦颐在入世与归隐之间,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生命悲情。他一生都在这种生命悲情中纠结,寻找生命的真正安顿之处。

据《年谱》记载,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之营乐里濂溪桥。父亲周辅成早亡,周敦颐和母亲依靠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生活。在周敦颐二十岁时,因郑向“叙例应荫子”,“试将作监主簿”,^{[3]101} 从此走向了仕途之路。

在周敦颐从政期间,虽然每到一处皆有政绩,但“性好山水”。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四十四岁的周敦颐在合州做代理判官,与县令费琦游龙多山,写下了《游赤水县龙多山书仙台观壁》:“到官处处须寻胜,惟此合阳无胜寻。赤水有山仙甚古,攀跻聊足到官心。”^{[3]70} 周敦颐作为一名官员,和好友游山,这在儒家本是常事,况且孔子说“仁者好山,智者好水”,可周敦颐为什么却道“赤水有山仙甚古,攀跻聊足到官心”呢?赤水县龙多山现在重庆市,据《蜀中广记》记载,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仙人冯盖罗在龙多山炼丹,一日全家十七人飞升成仙。由此看来,周子虽然是官员,对道教仙人向往已久。

[收稿日期] 2013-01-18

[作者简介] 董甲河(1984-),男,山东泰安人,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儒家哲学。

另外，周敦颐在《喜同费长官游》中说：“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间。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3]71} 自古以来，儒士的人生模式已经在《大学》里规定好了，不仅发显自己的德性，也要教化世人在家天下的社会结构中安顿生命。然而，名利是众生所欲的，一旦物欲横流，就会遮蔽灵性。周敦颐早已经厌倦了世间的名利，和同道中人游山玩水。大自然是没有物欲的，生命个体可以与整个大自然当下为一体，自然“此亦有君甚乐”，这只不过是周子走向自然，寻找生命解脱的痕迹罢了。

然而，周敦颐在合州，从大自然回归世间便汲汲于传道授业了。据《年谱》载：“先生在合，士之从学者甚众，而尤称张宗范有文有行，故名其所居之亭曰‘养心’，且语以圣学之要。其汲汲于传道授业也如此！”^{[3]106} 在周敦颐眼中，张宗范是一位“有文有行”的人，住的地方背山而面水，特别是那山中的亭子让周敦颐甚是喜爱，一挥笔便写下了千古名篇《养心亭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3]52} 孟子的“养心”法以“寡欲”为戒，这是下手处。生命个体与生命的源头本来链接，但后天的熏染隔断了沟通。个体生命的习气非常强，孟子迫不得已，指点生命个体若想恢复本来面目，就要让心与境脱离，这样“外息诸缘”，渐渐定力足，可减少欲望。周敦颐看到孟子“寡欲”不究竟，才主张“寡焉以至于无”。这里，周敦颐采用了道教“致虚极，守静笃”方法。个体生命不仅外息诸缘，还要“内心无喘”。当欲望达到“无”的时候，个体生命“无欲”了，这时人的灵性开始显现了。因为个体生命的迷失，所以才要“无欲”的修养方法，找回人的本来面目。但周敦颐并没有戛然而止，认为“无欲”时还要“立诚”，以至于“明通”，还是回到了儒家。他在《通书·诚第一》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3]13-14} 诚立只不过“各正性命”，自知灵性的存在，也就是《中庸》所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一旦意识到灵性的存在，在儒家看来，是天赋予的，就是“明诚”，要真正地体证到灵性，换句话说，个体生命要彻底沟通生命的本源。落实到儒家社会，生命

个体不仅沟通生命的源头，也要引导别生命个体也达到这样的生命境界。但与道教比较起来，儒家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引导是圣人根据生命的源头制定了一整套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一直苦苦追求的“小康”和“大同”。

周敦颐不仅指点张宗行圣学之要在于无欲，而且在合州四年，办事麻利，这是他灵性的绝妙显现。按照儒家的生命修养模式，一旦与天道沟通，个体生命就会时时自在，难怪人心悦服周敦颐了。

在《周敦颐集》中，周敦颐的诗没有注明年代，虽然已经有学者考证了一些诗的年代，^[4] 但还有一部分诗无法注明年代。上面所述《游赤水县龙多山书仙台观壁》等诗都写的是四川一带，周敦颐在鄂州写《题鄂州仙都观》、《读英真君丹诀》、《宿山房》三首诗都与四川有关，因此把这三首诗放在这里叙述。周敦颐在《题鄂州仙都观》中说：“山盘江上虬龙活，殿倚云中洞府深。钦想真风杳何在，偃松乔木共萧森。”^{[3]69} 鄂州仙都观在四川酆都县东北平都山。相传鄂州仙都观是汉王方平阴长生得道处。阴长生少年喜好道术，遇道教高人马鸣生，受其《太清神丹经》，后于平都山白日升天。周敦颐在这道教圣地，不由地发出“钦想真风杳何在”的感叹。同时，周敦颐在酆都观体验一番自在，写下了《读英真君丹诀》：“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3]69} 这里的《英真君丹诀》就是道教陈抟注解阴长生的《阴真君还丹歌》。此书是道教修炼丹道之书。道教丹道认为，人自身有元神、元精、元气三宝，要通过后天的修炼，从后天返回先天，获得先天一气，从而获得造化之妙机。在道教丹道中，丹诀是千古不传之秘，只有明眼人密传，方可真正修炼。这里可以看出，周敦颐对道教的兴趣颇浓，通过观看丹诀体认道教所说造化之机。周敦颐在《宿山房》中说出了他对道教感兴趣的缘由：“久厌尘坌乐静缘，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3]70} 在这首诗中，透露出周敦颐这个个体的生命悲情。他处在红尘之中，人世间的名利纷争，让他已厌倦，不与同流合污，但他对儒家树立了生命信仰，志于圣学，想把圣人之道在现实中开展，这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儒家历史传统来看，不仅周敦颐如此纠结，孔子、孟子，以至于陆九渊、王阳明等，自古以来，都体会出这样的生命悲情。儒士求道就要学圣，“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3]6} 周敦颐虽然可以与生命的源头链接，但儒士的使命却是要拯救天下苍生，要

在家天下的结构中实现小康大同。在现实中,有君子与小人之分,也有义与利之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周敦颐看到了现实的肮脏,因此他想回归自然。至于说“俸微犹乏买山钱”,这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据好友潘兴嗣在《周敦颐墓志铭》中说:“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3]91}周敦颐生活贫苦,自己一身清洁,常处困苦之中。但他道不贫,一心在求道上,他以微薄的俸禄接济穷人。不过他久在樊篱中,确实想回归自然,他也知道,“且寄云房一榻眠”,享受个体生命与大自然无对立的感受,活在当下,没有周敦颐,也没有大自然。也只有当下,灵性才能显现出来。周敦颐已经意识到,他作为个体生命,如果不长久地与生命的源头沟通,他内心的痛苦会越积越多。由此看来,自然充当了疗救周敦颐这种生命悲情的药方作用,只不过短暂之后,周敦颐还会回到人世间,继续做儒士该做的事。

二

皇祐六年辛丑(公元1054年),周敦颐通判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道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发现了庐山,于是有归隐之意。据《年谱》载:“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发源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溪。”^{[3]107}后来给周敦颐写《年谱》的宋代度正,真是看出了周敦颐此时的心思,说这溪流寓故乡之名,在上面建室叫濂溪书堂,以表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儒家讲仁,说的就是孩子与父母亲之间的爱,这种爱本是个体生命与生命本源沟通产生的大爱,儒家只不过要把这种大爱扩充到天下。作为一名儒士,周敦颐懂得仁的真实意义,他内心深处与父母的本体沟通上的爱,已经让他对儒家或者圣学植下了生命信仰的种子。对父母孝得越深,就会像孟子所说,个体生命内心的大爱如火一般越来越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终“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了。

周敦颐到了皇祐八年,也就是他四十七岁时,在《爱莲说》中彻底地表明生命信仰的态度。《爱莲说》云:“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

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3]53}在这篇《爱莲说》中,周敦颐比较了菊、莲、牡丹三种花,代表三种理想人格。梁绍辉先生认为,“‘菊之爱陶后鲜有闻’,既说明陶潜以后极少真正的隐者,也说明真隐之不易,甚而至不该。这也可以看作周敦颐自己的内心表白。周敦颐的一生可以说都在和归隐思想作斗争,但最终还是积极进取的思想战胜了消极引退思想。……周敦颐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正视现实的,积极向上的。”^{[5]95}周敦颐在这三种理想人格中,还是选择了“君子”,虽然他对“隐者”也时有所爱,常在入世与归隐中挣扎。要做君子,就必须按照儒士的人生模式在现实中积极进取。

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公元1066年),在周敦颐五十岁时,他做永州通判,已经回到湖南省老家,在给家人的诗《任所寄乡关故旧》中说:“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春陵只一般。”^{[3]73}周敦颐宁愿做一个穷儒,一生贫苦,也不愿享受荣华富贵,只想“官清赢得梦魂安”,这是他一生的职守。官场的黑暗他何尝不明白,只是他树立了自己的生命信仰,宁愿生活清苦,也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虽然这样的人生可能十分寒碜,但周敦颐问心无愧,坚持自己的操守,勇往直前,要做一个真正的儒者。

也许他想向世人表明他生命的悲情,在永州第三年,写下了《拙赋》:“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币绝。’”^{[3]60-61}周敦颐深刻地看到世风日下,人心坏了,人人巧于心计。他这种生命的苦痛与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感同身受。从生命意识来看,如果个体生命一旦智巧,必然妄心出现,灵性会隐藏起来,这样会引起个体生命的迷失,如果人人如此,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周敦颐《拙赋》借用了道家的方法,意谓只有断绝智巧,人心才会净化。虽然周敦颐虽然多次取用道家或道教的方法,而他最终关心的还是用儒家的社会秩序治理模式以安顿每个个体的生命。

三

神宗熙宁四年辛亥(公元1071年),周敦颐五十五岁。他获得提刑狱职,来到广东潮州,写下了《题大颠堂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3]67}韩愈

写《原道》，建立儒家的道统，力排佛老。他受贬到潮州，遇大颠和尚，相谈甚欢。周敦颐在这首诗中，批评韩愈不应该排佛老，这和周敦颐在仕途中生命体验有关。他看到了佛老对生命安顿也有作用。

周敦颐到广东惠州，游罗浮山，写下了《题惠州罗浮山》：“红尘白日无间人，况有鱼鲙击此身。关上罗浮闲送目，浩然心意复吾真。”^{[3]69} 据《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记载，罗浮山为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葛洪、黄大仙、吕洞宾、何仙姑、铁拐李等神仙都曾留过胜迹。现在周敦颐已经没有往日朝庭赐给鲙鱼袋的感动，也没有像昔日一样连写《邵州迁学释学文》、《又告先师文》分别告示孔子、颜子，却是“鱼鲙击此身”。周敦颐处于内心的矛盾之中，想脱离儒士的身份，在罗浮山“浩然心意复吾真”，这种生命的悲情让周敦颐在入世与归隐之间摇摆。入世，还是归隐，这一直困扰着周敦颐。如果入世，就是做官，必经官场的险恶，又要教化众民，困难重重；如果归隐，享受片刻清闲，又放不下自己早就树立的生命信仰。这样的摇摆耗费了周敦颐一生的精力，他在世郁郁寡欢。

每次摇摆之后，周敦颐又一次选择儒士的身份，于是在广东又写出了《按部至春州》：“按部广东经数郡，若言岚瘴更无春。度山烟锁埋清昼，为国天终护吉人。万里诏音频降下，一方恩惠尽均匀。丈夫才略逢时展，仓廩皆无亟富民。”^{[3]74} 周敦颐梦想着能够时势到来，拯救天下苍生。他在《通书·势第二十七》中说：“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3]34-35} 周敦颐如此明白天下时势，可是他的才能与学问在北宋并没有展现。梁绍辉先生认为这与当时新旧党争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周敦颐在新旧党争中处于十分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与新政有着强烈的内心共鸣，另一方面又与旧党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既支持新政，就不能不遭到旧党的反对；既联系旧党，也就不能不受到新党的怀疑。旧党中他的两位高足弟子从不尊他为师，而直呼其名曰周茂叔。新党领袖王安石在他执政后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位当年曾‘语连日夜’的老朋友。”^{[5]27}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道学宗主周敦颐呢？北宋处于新旧党争之中，周敦颐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十分渴望一展才华，成为有用之人。可是，一个人施展才能不仅看个人的特质，还要看时势和机遇。而后者，却是周敦颐恰恰缺失

的。在周敦颐所处的时代，他没有成为当时政治中坚力量，理想不能实现，于是他痛苦不已，这样的生命苦痛迫使他一次次有归隐之意，回归大自然，或者读丹道书，或者体验山水，这真是矛盾的周敦颐，纠结的周敦颐！

周敦颐既然无法施展才能，于是在五十六岁，来到酷爱的九江庐山，过起归隐的生活。在此，可以通过《题灊溪书堂》一窥他当时的生活情境。诗云：“元子溪曰‘灊’，诗传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饮。庐山我久爱，买田山之阴。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3]62-63} 据《新唐书·元结传》记载，元结不仕，年过四十再调春陵丞，还是弃官，过衣食知足的生活。周敦颐想和元结一样，归隐庐山，终此一生。真的会吗？

在周敦颐重病临逝前，原来的上司赵清猷得知他致仕归隐，便想再启用他，可朝命及门，周敦颐已经逝世了。逝世前，他曾致书给蒲宗孟说：“上方兴起数百年，无有难能之事，将图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长者，莫不皆获自尽。吾独不能补助万分一，又不得窃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3]93-94} 他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他一直想以儒士的身份做一番事业，以见尧舜礼乐，安顿众民的生命，可是生不逢时，一切归因于命。这种生命的悲情表明“儒者们在生前竭尽全力行仁义道德，为天下苍生耗尽了全部的体能与智慧，真正至此，他们也就安于‘死’之‘命’，甚至觉得‘死’是自己一种最好的休息。”^[6]

综观周敦颐在诗歌中表露的生命心迹历程，他想在人间大展宏图，把儒士的救世情怀发挥极致，然而现实的名利熏染，让他一次次地逃离，回归自然，体验自然，或者接受道教，从这些方法中缓解他现世中的生命悲情。他一方面汲汲于进取，安顿众民的生命，却受到诸多限制，虽然也做出许多惊世之事，但对于他的生命理想来说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逃避名利的现世，回到大自然，在悠游山水间，放下世俗的烦恼，净化自己的身心，或欣赏自然的勃勃生机，或读道教丹道书，追求个体的生命解脱。从他的历年诗歌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入世与归隐之间纠结。周敦颐终生追求的是不仅安顿自己的生命，还要安顿众民的生命，显示了一位儒士的救世之情。然而，正是这样的生命理想，让他用诗歌缓和现世中的生命苦痛，彰显了一位儒士不得志而产生的生命悲情！

[参 考 文 献]

- [1] [清]黄宗羲. 宋元学案[M]. 陈金生、梁运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3]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陈克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 潘雁飞. 周敦颐诗校注[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3).
- [5] 梁绍辉. 周敦颐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6] 郑晓江. 周敦颐生死哲学探微[J]. 学海,2006(2).

(责任编辑:程晓之)

The Society or the Hermitage

—— from the Sight of Life to Analyze the Plight of the Zhou Dunyi's Poetry

Dong Jia-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Zhou Dunyi showed his dilemma in life in his poems. On the one hand, he was aggressive in this society and in settling people's lives. Although he made many stunning achievements, great limitations bumped him. He was deeply disappointed about people's pursuit of fame and fortune, revealing a Confucian scholar's sadness about life. On the other hand, he escaped from this society, put aside mundane trifles, and returned to the nature. He made a sightseeing tour, watched the Taoism holy land. He repeatedly revealed the meaning of the Hermitage and was in pursuit of his liberation. He was entangled with going into the society and the hermitage and expressed individual life sadness with poems.

Key words: Zhou Dunyi; Nature; the Hermitage; Life Sadness

(上接第 81 页)

Investigation of Shen Xinyou's Genealogy, Li Yu's Son-in-Law

HUANG 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Abstract: The letter to Daughter's Grandfather-in-law: Shen Zemin was written by Li Yu in Jin Ling in the first year of Kang Xi, saying that Shen Xinyou was a fatherless boy who didn't accept much education. The truth is otherwise. He has a father named Shen Lilong, Xu Xudan alleged that the paternity between Shen Zhengchun and Shen Xinyou was falsified deliberately. According to the data such as The Emended Genealogy of the Shens in XiaoshanChangxiang, we can know that Shen Xinyou was not only from a descent family, but also the descent of a general. Shen Xinyou was married into Li and lived with the Lis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Shunzhi, GengChen. It was probable the second time that Li Shuzhao took a man of the Shens into her family as her husband. Tillthen, Shen Xinyou, the hatcher and the main editor of the The Graphical Introduction of JieZi Yuan, is basically exposed to his lineage.

Key words: Li Yu; Shen Li-long; Shen-Xinyou; Genealogy; Elucidation

